

江樓夢与民俗美



宋德胤·著

一個是閨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
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
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牵挂。一個是水中央，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
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红楼梦与民俗美

宋德胤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与民俗美 / 宋德胤著. —北京 :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9

ISBN 978 - 7 - 5656 - 2130 - 7

I. ①红… II. ①宋…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6784 号

HONG LOU MENG YU MIN SU MEI

红楼梦与民俗美

宋德胤◎著

责任编辑 赵自然

发 行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印 刷 湘潭市风帆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I/16

印 张 15.875

字 数 381 千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蹊径独辟，成果卓著

——宋德胤先生《红楼梦与民俗美》序
陈景河

癸巳年夏暑，接宋德胤教授惠寄的大作《红楼梦与民俗美》，嘱我为之写序。我虽留意《红楼梦》满俗三十有年，学识尚浅，名声未振，为著名民俗学家德胤兄作序，未免有点自不量力，推辞再三，德胤兄只言“友情相邀”，我便无话可说了。

说起来，我与德胤兄实在神交已久，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即拜读过他的美文《红楼梦中满俗初探》。此前，虽有启功、张爱玲、邓云乡、周汝昌诸先生关注《红楼梦》中的满俗，但多为零星论及，浅尝辄止。系统归纳书中满俗，并系统梳理和论证其在书中对人物性格塑造、情节演进、民族精神显现等方面的意义，毫不夸张地说，德胤兄堪称坊间第一人，开了《红楼梦》满学研究的先河。他的敏锐的选项和独到的见解，令人感佩。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 1991 年秋铁岭“东北三省红楼梦研讨会”上。他中等个头，圆脸善面，沉稳而谦和，言语不多，风度和合。我们相互微笑着对视良久，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此后他约我去三江平原考察挹娄文化，我约他到南戴河参加吉林、秦皇岛两地的《红楼梦与满族文化》研讨会，并做专题发言。他的发言内容，已不限于书中满俗，而涉及《红楼梦》所蕴藏的文艺民俗的方方面面。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民俗形同法典，制约着人们的行动思维和行为方式。历代的治者，入乡问俗，入境问禁，以俗观政，以俗察民情，提出移风易俗之策，让民风朴茂，与时俱进，推动社会有序稳定发展。即使近代法制较完善的国家，仍在以约定而俗成的方式补充着法律的缺失，对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当西方世界将民俗视为“简陋、粗俗、不雅”，对其关注逐渐式微之际，中国多民族的风俗研究方兴未艾。宋德胤先生慧眼卓识，独辟蹊径，打开《红楼梦》中的窖藏，发掘出五彩纷呈的民俗资粮。由此而生发、旁及中外文学名著，在我国首创文艺民俗学，探骊得珠，成果斐然。然而，毋庸讳言，就红学整体研究而言，因引入西方某些文学观点，忽略了中国小说史传的真实与寓言的微言大义等传统特征，片面地以虚构与假说为理论基础而套解《红楼梦》，使脱离实际的“萌芽说”“叛逆说”大行其道，致使红学堕入庸俗社会学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将《红楼梦》中的民俗研究愈加边缘化，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某些相当有影响的红学家不知满族萨满文化为何物，更不要说去辨析书中的萨满



习俗了。当此之时，蜚声民俗学界的宋德胤先生咬定青山不放松，用文艺民俗学去关照《红楼梦》中的民俗事项，真是个说不完的五彩纷呈，道不尽无限风光。

诚然，《红楼梦》中的民俗，不限于满俗，也有汉俗，但以满俗为主；不限于北俗，也有南俗，但以北俗为主。德胤兄如同犁牛耕土，不辞辛苦地将《红楼梦》中的民俗事项翻腾出来，举凡居住、礼仪、信仰、禁忌、饮食、服饰、婚嫁、丧葬、伦理、渔猎、农耕等习俗，分门别类，一一述及。其中尤以满俗为重。对胥辞艺术、“通灵宝玉”的内涵、作者婚姻观等从民俗角度专题考研，均属言人所未言，难能可贵，同样具有填补红学空白的开创性意义。这绝非泛泛之溢美。

如果以为宋教授引入民俗学“研红”只是给百万“红迷”的红学大餐添加盐味，那就是豹斑管窥了。当人们发现从风俗的角度读《红》，会顺畅地走出《红楼》迷阵的时候，惊喜之余，必然是对《红楼梦》全新的思考。

大半读者还记得，《红楼梦》开篇第一回推出两个边缘人物，即甄士隐和贾雨村，分别谐音寓意为“真事隐”和“假语存”。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作为开场人物的甄士隐似乎总是与无常觥（dī 笛）面，元宵节看社火丢失了女儿，万寿节（皇上生日）庙里炸供延烧大火将甄家烧成一片瓦砾，到自家田庄栖身，恰逢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民不安生。因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只得将田庄折卖了，携妻投奔岳丈家去。岳丈封肃见他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便半哄半骗，与他些薄田朽屋，赚取女婿手中仅有的银两。

这段文字，十分要紧。岳丈“封肃”，谐音寓意为风俗，而甄士隐谐音寓意为“真事隐”。显然，作者意在告知读书人，欲知书中“真事”，请到风俗之家来。书中的满俗及其变异，真实地揭示着满洲贵族行将没落与崩溃的历史命运。显然，二百多年，“索隐派”“自叙传派”“社会学派”红学，都错会了作者拳拳之心，误入歧途，到官宰、皇家、曹家去发掘“真事”，以至对号入座、乱扣帽头。

不管宋德胤教授是否意识到，他引文艺民俗学“研红”，竟与曹公雪芹指点的读书的进路（到风俗之家觅真实），不谋而合，殊途同归，使红学研究回归正途。人们会惊奇地发现，循着这一进路研究《红楼梦》，就没有解不开的小疙瘩。

试举两例：

其一，从派大臣验看、皇上到吉林乌拉望祭、封神盖庙建殿、春秋隆祭都可看出，满族历来有崇山敬水的习俗。他们将长白山视为祖山、发祥圣区；将松花江视为母亲河、神灵之水。而男女主人公宝、黛，一个是顽石幻化，一个是参草胎生，皆出自白山黑水，赋予二人满族与大清国体的象征，给《红楼梦》主题、立意、人物形象、艺术结构、作者思想等一系列问题带来新思考、新判断、新认知。这崇山敬水习俗已经重要到对这本书最本质的言说的程度。其二，书的第五回“太虚幻境”篇，似佛非佛，似道非道，最为扑朔迷离，红学研究者无不将此境视为畏途。故红楼影视、戏曲，对这一回往往弃而不顾，致使“珍珠土里埋”。但如果用满族萨满文化习俗去观照，“太虚幻境”居然隐写的是满族古老的萨满女神神殿，警幻仙子是萨满



护婴柳神佛朵妈妈的化身。贾宝玉梦游此境，竟是完成其“成丁礼”的全过程：看家族档册、听神谕妙曲、接受性教育、与心仪已久的女子试婚……其成丁过程，有条不紊。德胤先生用文艺民俗学“研红”，就是这么重要。不用民俗学去观照，你就有可能读不懂书中的某些章节。已故文学泰斗周汝昌先生深得此中壺（kǔn 昆）奥，指出：“芹书内涵，满族文化为主，汉俗次之。”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适先生创立了所谓‘新红学’，厥功甚伟。他从考证作者和版本入手，可谓探骊得珠。但他的红学见解又实甚浅薄（只看见曹氏文学艺术的家庭环境，与‘坐吃山空’的败落原因），而且，二十五年间并无多大进展。其故安在？恰在于他不懂也不肯深研满学，所以再也深入不下去，陷于（满足于）停顿”（见漓江出版社《周汝昌梦解红楼梦》，第208页）。为什么像胡适这样的红学巨人都会陷于停顿呢？周先生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不懂满俗，读不懂《红楼梦》。”

《红楼梦》中的风俗描写，关涉到《红楼梦》的根本命题和主旨立意，关系到人物性格刻画、情节演进、民族特征标示性建构，不可等闲视之。然而，二百多年来，书中的风俗描写，并不为评家所重，致使近几十年来的红学本体研究，并没有太大的进展，甚至陷于迷茫、停顿。笔者不揣鄙陋，借德胤兄大作即将出版之机，略作恬噪。是为序。

注：陈景河先生是著名红学家，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吉林省《红楼梦》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作有《红楼梦里的神灵世界》等。



目 录

论《红楼梦》的民俗美	1
《红楼梦》中的满俗初探	10
《红楼梦》詈辞艺术论	22
试论曹雪芹的婚姻观	35
“通灵宝玉”析	39
女奴婚恋的悲歌	
——《红楼梦》婚俗描写初探	43
文艺民俗与《红楼梦》	50
论曹雪芹与民间文学	59
《红楼梦》与宁古塔	69
《红楼梦》俗语汇释	85
《红楼梦》俗语论	87
条目首字音序索引	95
条目首字笔画索引	100
条目回目索引	105
条目序次表	111
北京话与移民文化	229
后 记	235



论《红楼梦》的民俗美



《红楼梦》这部精美的艺术杰作,好似一座艺术殿堂,当你步入这座艺术之宫时,你会惊叹她那巍峨的造型美、纤巧的结构美、五光十色的色彩美、起伏跌宕的变幻美,真是光怪陆离、色彩缤纷,使人目不暇接,越看越有韵味。其强烈的艺术魅力撼人心脾,使人如醉似痴。

《红楼梦》的艺术美为什么能这样强烈地打动读者的心弦?书中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

警芳心”中有这样一段极为精彩的描写,很能说明这一欣赏中的共鸣现象。书中这样写道:

“这里黛玉见宝玉去了,听见众姐妹也不在房中,自己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外,只听见院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虽未留心去听,偶然两句吹到耳朵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是:

‘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步侧耳细听,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

这一段精彩的描写,足见这艺术美陶冶人心神的强大力量。马克思曾指出:“正如只有音乐才唤醒人的音乐感觉,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就不是它的对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黛玉的“心动神摇”“如醉如痴”,正是这样。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的戏文,是艺术欣赏中的客体,“侧耳细听”的黛玉是艺术欣赏中的主体,而这两者的和谐相碰,这才爆出了共鸣的美丽的火花。

构成艺术美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最核心的还是形象,事实上当形象一展现时,无论披上多么美的光晕,它也无法脱离民俗的约束圈。“唤醒”黛玉的“音乐感觉”的是那悠扬的笛韵、婉转的歌声,是那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戏文。对这一切的欣赏,就有个欣赏的习俗问题,在这一典型环境中,黛玉就能“心动神摇”,假若把一个不谙华夏习俗的外邦女子放入其中,对此美好的戏文也会漠然以对的。这原因何在?就是因为文学作品中是具有民俗美的,《红楼梦》能具有那么迷人的艺术魅力,民俗美是占有重要位置的。



什么是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美?《红楼梦》中的民俗美都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研究文学作品中的民俗美有何意义?

笔者试从这三个方面来对《红楼梦》的民俗美做一新的思考。

我们知道,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中是无处不充满着民俗的,文学作品自然也就要反映民俗。民俗,顾名思义是流传在民众间的风俗习惯,它是人们代代相传承的传承生活和传承文化,《汉书·地理志》中对民俗做了这样的解释:“凡民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声音不同,系水土之风习,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之情欲,故谓之俗。”可见这里已注意到民俗的形成问题,其实民俗的形成,是出自于人类的长期社会实践和生产斗争。人们在认识自然、解释自然、改造自然中,在预祝丰收、庆贺丰收中,在日常交往和生活中,习俗相染,渐而成俗,就这样民俗便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文学家在选取题材、浓缩生活、构思作品时,最能显示民族特异性的民俗,引起了作家的兴趣,这样民俗便进入文学作品,它以一种特殊的美感使文学增色。在研究《红楼梦》时,这种奇特的民俗美,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那么,《红楼梦》从哪些方面表现出了这种民俗美呢?要想探讨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确一下民俗学的范围。

民俗学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英国著名的民俗学家班尼在她的《民俗学概论》中说:“民俗学是一个概括的名词,其内容包括传袭的信仰、习惯、故事、歌谣、俚语等流行于文化较低的民族或保留于文明民族中的无学问阶级里的东西。析言之,例如关于宇宙,生物,无生物,人性,人造物,灵界,巫术,符咒,厌胜,命运,预兆,疾病,死亡等事的原始信仰;又如关于婚姻,继承,童年、成年祝祭,战争,渔猎,畜牧等事的习惯与仪式;以及神话,传说,民谣,故事歌,歌谣,谚语,谜语,儿歌等。”这是民俗学家在研究民俗学时所廓清的范围,在我们研究《红楼梦》时,使我们惊异地发现,这些民俗现象,在《红楼梦》中几乎无所不包。

例如,节令习俗:

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节日,这些传统的节日,最能表现民族的心理,最富有民族的特殊风味。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过年过节的描写,是不惜笔墨的,所以在他的笔下,无论是春节,还是元宵节、中秋节等,都描绘得极富民族生活的情趣。

第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中,对贾府过春节的描绘,极为细腻。一进腊月,离年日近,王夫人和凤姐儿便“治办年事”了。贾珍那边开了宗祠,着人打扫,收拾供器,请神主,又打扫上房,以备悬供遗真影像。此时荣宁二府,“内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要给贾母打点“针线礼物”;要准备押岁锞子,押岁锞子有二百二十个,共是一百五十多两,样式也喜人,有梅花式的,有海棠式的,有“笔锭如意”的,也有“八宝联春”的;预备吃年酒,亲友家互送对联荷包。年节的味道是这样浓。

到了腊月二十九日,开始祭祖了,书中是这样来描写祭祀前的盛况的:“两府中



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宁国府从大门、仪门、大厅、暖阁、内厅、内三门、内仪门并内垂门，直到正堂，一路正门大开，两边阶下一色朱红大高烛，点的两条金龙一般。”到年三十这天的早上，贾母等有封诰的，都穿起朝服，进宫去行朝贺之礼。回来贾母才领诸子弟进入宗祠，开始行祭宗祠的大礼。

书中所描写的这一祭祀仪式极为庄重肃穆，书中这样写道：“只见贾府人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贾敬主祭，贾赦陪祭，贾珍献爵，贾琏贾琮献帛，宝玉捧香，贾菖贾菱展拜毯，守焚池。青衣奏乐，三献爵，兴拜毕，焚帛奠酒，礼毕，乐止，退出。”秩序井然，这是对祖先的缅怀，对未来的祈福。在描写上供品的场面，显得心情更为虔敬。书中这样写道：“每一道菜至，传至仪门，贾荇贾芷等便接了，按次传至阶上贾敬手中。贾蓉系长房长孙，独他随女眷在槛内，每贾敬捧菜至，传于贾蓉，贾蓉便传于他媳妇，又传于凤姐尤氏诸人，直传至供桌前，方传与王夫人。王夫人传与贾母，贾母方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供桌之西，东向立，同贾母供放。直至将菜饭汤点酒茶传完，贾蓉方退出去，归入贾芹阶位之首。当时凡从‘文’旁之名者，贾敬为首；下则从‘玉’者，贾珍为首；再下从‘草头’者，贾蓉为首；左昭右穆，男东女西；俟贾母拈香下拜，众人方一齐跪下，将五间大厅，三间抱厦，内外廊檐，阶上阶下，两丹墀内，花团锦簇，塞的无一隙空地。鸦雀无闻，只听铿锵叮当，金铃玉珮微微摇曳之声，并起跪靴履飒沓之响。”这是一幅多么逼真的春节祭祖图！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主祭的是男性，向祖先供桌上上菜的则是女性，由此可见女性在宗祠祭祀中的地位。

春节历来是汉民族最隆重的节日，而在庆祝这一隆重的传统节日时，祭祖则又是一项颇为重要的内容，这既表示对祖先的感恩，以示对祖先的孝敬，同时对族中子弟也是个教育，以期不忘列祖列宗。其中封建迷信的色彩，今天看来显然是不足取的糟粕，但我们不能以今律古，曹雪芹为我们展示的这幅肃穆的祭祖图，可贵之处就是他为我们揭示了历史的真实，其重要的美学价值也在这里。

对拜年的习俗描写得也极为传神，祭祖之后，人们便给老祖宗贾母拜年了，贾母的正堂，被装饰得锦裯绣屏，焕然一新，当地放着火盆，盆内焚着松柏香、百合草。贾母归了坐，这时老妯娌来拜年了。之后是贾敬贾赦等领了诸子弟进来给贾母拜年，虽然贾母笑道：“一年家难为你们，不行礼罢。”但还是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一起俱行过了礼，左右设下交椅，然后又按长幼挨次归座受礼。两府男女、小厮、丫环，也按差役上、中、下行礼。行礼完了，开始散押岁钱、荷包、金银锞等物。然后摆上合欢宴，男东女西归座，献上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意糕。直到这些仪式完了，众人方散。

除夕夜里更是热闹非常。各处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香供，大观园正门上挑着角灯，两旁高照，各处皆有路灯，上下人等，都打扮得花团锦簇，正像书中写的：“一夜人声杂沓，语笑喧阗，爆竹起火，络绎不绝。”真是狂欢之夜，喜庆之夕！

初一日，又是亲朋好友互相贺节，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厅上院内皆是戏酒，亲



友络绎不绝，一连忙了七八天，春节才算过完。

曹雪芹通过对春节习俗的描写，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情调浓郁的风俗画。我们知道，民俗是一种历史传承现象，曹雪芹时代的春节习俗，有一些至今仍在民众间流传着，所以人们读起他笔下的这一段文字来，就倍感亲切，在心灵中产生共鸣，给人一种特殊的美的享受，《红楼梦》能产生这样的艺术效果，在于其洋溢着民俗美。

例如过元宵节的习俗：

在《红楼梦》中，作者曾多次描写过元宵节。在第十八回中，元妃奉旨于十五日上元之日省亲，为迎接贵妃，园内帐舞蟠龙，帘飞绣凤，金银焕彩，珠宝生辉，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长春之蕊。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当贾妃下舆登舟，所见到的是这样一番景色：“只见清流一带，势若游龙，两边石栏上，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点的如银光雪浪；上面柳杏诸树，虽无花叶，然皆用各色绸绫纸绢及通草为花，粘于枝上，每一株悬灯万盏；更兼池中荷荇凫鹭诸灯，亦皆系螺蚌羽毛做就的，上下争辉，水天焕彩，真是玻璃世界，珠宝乾坤。”贵妃省亲，贾府极尽铺张，连贵妃都点头叹道：“太奢华过费了！”但这种奢华，还没有离开灯的特色。石栏上是灯，柳杏诸树上是灯，池面上是灯，贵妃省亲，为什么要点缀这么多的灯呢？原因就是时为灯节。《史记》“乐书”中就曾记载，汉明帝为了提倡佛教，从永平十年（公元67年）起，勒令在元宵节都要放灯。后来在民众间便形成了习俗。可见这一传统节日历史悠久。灯在十五的夜里，就不仅仅是照明的实用物，而成了娱乐性的供人观赏的点缀品。

在第五十三回中，也写到元宵节，书中这样写道：“至十五这一晚上，贾母便在大花厅上命摆几席酒，定一班小戏，满挂各色花灯，领带荣宁二府各子侄孙男孙媳等家宴。”就是在家宴上也要观灯。灯，在人们的生活中，不仅带来光明，在这传统的节日里，它还带来美的享受。这种民俗美起着陶冶人的性情的作用，当读者从《红楼梦》中看到这一幅幅节日生活图画时，自然会联想翩翩。

例如中秋节的习俗：

元宵节观灯，中秋节则赏月，这传统的节日习俗，早在晋代时就有了，到了唐宋，已形成普遍的习俗，这一节日习俗，本身就带有审美的意味。

在第七十五回中，贾母对贾珍说过他送来的月饼好，西瓜样子好，打开后不怎么好，月亮已上来了，于是便带领众人到园子中去上香赏月。书中这样写道：“当下园子正门俱已大开，挂着羊角灯。嘉荫堂前风月台上，焚着斗香，秉着风烛，陈设着瓜果月饼等物。邢夫人等皆在里面久候。真是月明灯彩，人气香烟，晶艳氤氲，不可名状。地下铺着拜毡锦褥。贾母盥手上香，拜毕，于是大家皆拜过。贾母便说：‘赏月在山最好。’”于是贾母便带众人来到凸碧山庄上来赏月。这段描写，生动地再现了赏月的习俗，引人入胜，给人莫大的美的享受。节令习俗的形成，其原因是多样的，有的是因纪念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有的是因延袭祭祀，有的是因神话传说，由于历史的传承，便成了节日。这其中虽有迷信色彩，但它仍有合理的



成分,所以至今仍为人民所喜爱。著名的民俗学家韦斯特在他的《暇日》一书中说:“大多数的节期都是假期,人们于此日抛开俗务,专志虔诚地去参加宗教的仪式弛缓精神,因之文化越进步,节期之经济的及社会的意义也越重大。对于农民与艺徒,节期放松了他们肉体的紧张,对于社会上的各阶级,则予以游行赛会、游艺、宴乐、寻欢的机会,使人们得以发泄其游戏的本能。”《红楼梦》中对节令习俗的描写,是深有此意的。正由于这种浓郁的民族特色,所以这些描写都能深深地打动读者。

在《红楼梦》中,作者用细腻的笔触为读者描绘了书中人物的穿着打扮,这些人物的服饰,男的和女的有别,年岁大的和年岁小的不同,就是同样是年轻女子,其服饰也有差异。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人们越来越重视欣赏价值,穿着打扮就不仅仅是一个实用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装饰点缀。这种对服饰的欣赏标准,因人们生活环境地域的不同,民族心理的不同差异性很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人们总是用民俗的美学观去品评服饰。《红楼梦》中对服饰的描写就极其精细地表现了这一点。

例如:对王熙凤的服饰描写:

“一语未完,只听后院中有笑语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思忖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环拥着一个丽人从后房进来: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缨络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横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褙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

凤姐儿的这身穿着打扮,无论是头上插的、项上戴的、身上穿的、外面罩的,还是下身穿的,既符合凤姐儿的性格、年龄、身分、地位,也符合当时人们对服饰的欣赏习惯。这位丽人,穿戴起这些服饰来,就透出一种特殊的民俗美。

宝玉也是贾母的心头肉,但他的穿着打扮显然不同于凤姐儿。在第三回中,作者这样写道:“一语未了,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环进来报道:‘宝玉来了。’黛玉心想:‘这个宝玉不知是怎样个惫懒人呢!及至进来一看,却是位青年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登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项上金螭缨络,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

宝玉的这身穿着打扮,是往庙里还愿去的穿戴。向贾母请了安去又见过他母亲以后,他又换了一身:

“一回再来时,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结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脚;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绿撒花绦裤,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转盼多情,语



言若笑；天然一段风韵，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

宝玉的这一身打扮，是在家中穿的。但无论是外出穿的，还是在家中穿的，都符合宝玉的身分、地位、性别、性格和他本人的审美习惯。这服饰虽然华丽，却蕴含着典雅，虽奢贵，却不流于俗。作者如不按照民俗美学的审美观来刻画宝玉的服饰，这位年轻的公子哥儿能一出场就显得这般生气勃勃、举止不凡、逗人喜爱吗？

同是年轻的女孩，穿着打扮也是因人而异，比如宝钗的穿戴就不同于黛玉。在第八回中，作者是这样来写宝钗的服饰的：

“宝玉听了，忙下炕来到了里间门前，只见吊着半旧的红袖软帘。宝玉掀帘一步进去，先就看见宝钗坐在炕上作针线，头上挽着黑漆油光的髻儿，蜜合色的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线的坎肩儿，葱黄绫子棉裙，一色儿半新不旧的，看去不见奢华，惟觉雅淡。”

这身服饰，穿戴在宝钗的身上，是最合适不过的，因为这符合宝钗的欣赏习俗，她的性格是“罕言寡语，人谓装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这身“一色半新不旧的”服饰，穿戴在她的身上，可谓是表里如一的。宝琴在雪天披的那领金翠辉煌的斗篷，就只能披在宝琴身上，不能披在宝钗的身上，正如湘云说得好：“这件衣服也只配他穿，别人穿了实在不配”。

由上述诸例可见，如果违背了服饰中的民俗美学，就会把人物打扮得男不男、女不女、老不老、少不少，倘若这样，试举作品中还有什么美可谈呢？曹雪芹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红楼梦》中，描写宴饮的场面不少，但是人们读起来却不觉得重复，而是越读越觉得有韵味，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是作者在描写一次又一次的宴请、做寿、家宴时，都结合民俗，描写出了参加这些宴饮的人的心理。

比如做寿，本是个人生活中的仪式之一。做寿的时候，总要和饮食结合起来，在《红楼梦》中，作者就通过这一仪式结合饮食的习俗，来刻画人物的心理。

如宝钗做寿，就突出她的深有城府、善于逢迎讨好。贾母因深喜宝钗的稳重和平，便捐资二十两给宝钗做寿。这片厚爱宝钗是深知的。当贾母问宝钗喜欢听何戏，爱吃何物时，作者就运用饮食的习俗维妙维肖地刻画了宝钗的心理。书中这样写道：“宝钗深知贾母年老之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素喜者说了一遍。”由于抓着了这种民俗心理，果然大得好处，贾母更加喜欢。写凤姐做寿，则不同于此，作者通过这一仪式的描写，来揭示凤姐的虚伪和贪婪。贾母要给凤丫头做寿，想出个新法子：要学那小家子，大家凑分子，尽着钱去办。结果上下一齐凑，连丫头们也不例外，有凑二两的，也有凑一两的。上下都全了，凤姐还不满足，她还把两位姨奶奶也拉了出来。连老实的尤氏都忍不住笑骂她：“我把你这没足够的小蹄子儿！这么些婆婆婶子凑银子给你做生日，你还不够，又拉上两个苦瓠子！”这一个细节，把凤姐儿贪婪心理揭露得多么深刻！

更可笑的是，当李纨也要为她做寿出十二两时，她为了讨好贾母，笑道：“生日没



到,我这会子已经折受的不受用了,我一个钱饶不出,惊动这些人实在不安,不如大嫂子这份儿我替他出了罢。我到了那一日多吃些东西,就享了福了。”说得真是甜腻腻的。可是第二天尤氏来取银子时,果然发现凤姐闹鬼,她根本没出李纨的那份。她在人前做情,背地里又一毛不拔。一个细节,就把凤姐的虚伪和盘托出了。

对宝玉做寿,写得最细,先写这一生活仪式,然后写宴饮。书中这样写道:“宝玉的生日已到,因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热闹;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换的寄名符儿;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儿,并寿星、纸马、疏头,并本宫星官;值年太岁、用岁换的锁;家中常走的男女,先一日来上寿。王子胜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袜,一百寿桃,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薛姨妈处减一半。其余家中尤氏仍是一双鞋袜;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扣合堆绣荷包,装一个金寿星,一件波斯国的玩器。各庙中遣人去放堂舍钱。”这一段叙述,把当时为一个青年公子哥儿做寿的风俗真实地再现了。

宝玉做寿也要宴饮,但饮酒行令,雅得很。至于“寿怡红群芳开夜宴”那一回更体现出了“世法平等”的意味和宝玉对女性的尊重。

生老病死,是人世间不可回避的,世代相习,遂成丧俗。在《红楼梦》中,描写死人的笔墨是不少的,但对丧俗叙述得最详细的,莫过于为秦可卿办丧事。如花似玉的秦可卿溘然谢世,只哭得贾珍如同泪人一般,拍着手道:“如何料理,不过尽我所有罢了!”贾珍恣意奢华,果然大办丧事,请钦天监阴阳司来择日子。书中这样写道:“择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后开丧送讣闻。这四十九日,单请一百零八众僧人在大厅上拜‘大悲忏’,超度前亡后死鬼魂;另设一坛于天香楼,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十九日解冤洗业醮。然后停灵于会芳园中,灵前另外五十众高僧,五十位高道,对坛按七作好事。”这只是停灵祭悼,就得这样大的场面,竟动用了三百零七名僧道!这四十九日内,亲朋人来人往,使整个宁国府街上形成了一条白漫漫的人流。

特别是五七正五日上,“那应佛僧正开方破狱,传灯照亡,参阎君,拘都鬼,延请地藏王,开金桥,引幢幡;那道士们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禅僧们行香,放焰口,拜水忏;又有十二众青年尼僧,搭绣衣,鞞红鞋,在灵前默诵接引诸咒,十分热闹。”等到“发引”日到,由六十四名青衣请灵,送殡队伍真是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光轿子就不下百十余乘,骑驾车轿,各种执事陈设,竟摆了三四里远,各家亲友又彩棚高搭,设席张筵,大搞路祭,就这样吹吹打打,安灵于铁槛寺后,还做了三日道场方去。

这些仪式,今天的读者看来是很荒唐滑稽的,是封建迷信,但是在曹雪芹那个时代,人们做起来是很认真的。正因如此,曹雪芹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形象的古人丧俗画,小说民俗美学价值也正在这里。

曹雪芹在他的《红楼梦》中开宗明义,说他这部书“大旨不过谈情”,因此,恋爱婚姻便成了他这部书的主题。这样,婚姻习俗在书中便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在小说的时代背景中,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的婚俗,就连贾政这样的卫道者,屋里也有



一个赵姨娘。贾赦虽然是妻妾满堂,但他还要逼迫金鸳鸯给他做屋里人。贾琏虽然已有凤姐这样的娇妻、平儿这样的美妾,但他还要偷娶尤二姐。香菱这样苦命的女孩,只能给薛大傻子做屋里人,薛姨妈为她摆酒请客,但没过半月,薛大傻子早已把她忘到脑后。

年轻的男女是不准自由恋爱的,心灵中一旦萌生爱恋的火花,就要被这古老的婚姻习俗所扼杀,他们让青年男女所遵从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为了维护这一婚姻习俗,他们还编造了一套宿命论的理论依据。薛姨妈给黛玉讲的“千里姻缘一线牵”的故事,就是非常好的说明。她明知道宝黛二人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心灵中爆出了爱情的火花,可是她却这样向黛玉讲道:“我的儿,你们女孩儿家那里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姻缘的有一位月下老儿,预先注定;暗里只用一根红丝,把这两个人的脚绊住,凭你两家那怕隔着海呢,若有姻缘的,终究有机会作成了夫妇。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凭父母本人都愿意了,或是年年在一处,以为是定了的亲事,若是月下老人不用红线拴的,也不能到一处。比如你姐妹两个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

这个故事是很有欺骗性的,有多少女孩儿就是这样被活活送进了火坑,尤三姐含恨丧生,贾迎春误嫁中山狼,司棋的惨死,大观园中女孩们的眼泪,莫不如此。其实,宝黛的爱情悲剧,也正是这传统的婚姻习俗所演成的。在这里民俗美是染上了悲剧色彩的。

综上所述,《红楼梦》中的民俗美,不仅表现在对节令习俗的描写上,对服饰习俗的描写上,对个人生活仪式习俗的描写上,对丧俗的描写上,对婚姻习俗的描写上,而且还表现在对预兆、人工物、魔术、民间药医、游戏和竞技、交往礼俗等的描写上。这里就不一一加以论述了。试想,《红楼梦》这部书,离开了对这些习俗的描写,那它将变得多么苍白、乏味和单调!

研究《红楼梦》中的民俗美,意义是很深远的,它首先能使我们理解《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巨著的艺术生命为什么会历久而不衰。从民俗美来探讨这个问题,那就是民俗的历史传承性,在书中得到了具体而概括的反映。美来自生活,世俗生活在《红楼梦》中更加典型化了。

其次,它能够使我们理解《红楼梦》中的人物为什么能塑造得那样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我们知道,典型是来自生活的,而民俗则是生活的典型内容。现实生活中,任何人都离不开民俗的约束力,只有把人物放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放在客观存在的具有独特的民族特性的民俗中去刻画,才能使人物形象鲜明,才能显示出浓郁的生活情趣。《红楼梦》中的人物,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塑造出来的。

最后,它能使我们认识《红楼梦》中的民俗美的历史价值。《红楼梦》所反映的生活,是我国古代人民的生活,《红楼梦》中所反映的民俗中,有的早已是历史的陈迹,这样就尤为可贵了。这些习俗不仅仅具有美学价值,更可贵的是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它能够使我们了解古代人民的民俗心理,能使我们借此考察民俗发展的



历史脚步。

王安石在他的《风俗》一文中说：“而安利之要不在他，在乎正风俗而已。故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不可不慎也。”可见正风俗的重要。反映在文艺作品中的民俗，它不仅具有民俗的感染力，同时又有美的熏陶性，其影响更大。我们力图探讨《红楼梦》中的民俗美，其意义也是使我们更正确地认识民俗、运用民俗，倡新风，抑恶俗，移风易俗，从而更深切地理解《红楼梦》的妙谛。



和闫崇年先生在北大



和孙文采先生在全国红学会上



学术报告



《红楼梦》中的满俗初探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的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就是真的人物。”这论述是深有见地的。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只有“如实描写”，作品才能有生命力，《红楼梦》的艺术魅力也正在于此。作者在第一回中就郑重宣称，书中所写的几个女子，都是他半世“亲见亲闻”的，又说：“其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可见作者对生活的态度是多么严肃。作家是不可能脱离他们所生活的特定时代的，《红楼梦》中当然也就会打下时代的印记。

我们知道，曹家本是汉人，祖居辽阳，但在满族还没有入主中原的时候，就已归隶于清兵的满洲正白旗包衣旗籍。清入关以后，曹家世为清朝皇室内务府奴隶。从清初到曹雪芹一代为止，曹家已是一个“百年望族”。长时间生活在满族中间，是不可能不受到满族生活习俗的影响的，这在《红楼梦》中都有所反映。但问题是由于清代文网森密，文字狱酷烈，作家对此不能不有所回避，正因如此，他在开卷第一回中就宣称：“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隐去真事，似还觉不放心，还要借空空道人的嘴说所叙述的这一段故事“无朝代年纪可考”。将此书从何而起，说成是起于女蜗氏炼石补天之时，力避讽今之嫌。可见作者是何等谨慎小心。

有趣的是，作者尽管是这样小心拂拭，在书中还是显露出时代的信息，我们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研讨这部“无朝代年纪可考”的奇书，就会发现书中还是有满族的习惯和风俗。

一、称呼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称呼习俗，《红楼梦》中关于男女长幼、主奴之间的称呼，有一些其实是满族的称呼。

1. 老祖宗

《红楼梦》中，称贾母为老祖宗，如第三回，凤姐初见黛玉，说着便用手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又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别再提了。”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她身上，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了老祖宗了。”

称呼老祖宗是满族的风俗。《清稗类钞》称谓类，“太后之称谓”条里说：

“光绪朝，宫廷自皇帝以次，及于宫眷，均呼孝钦后以男称，有时亦呼老祖宗，又或称之为老佛爷，德宗则称之为亲爸爸。”孝钦后就是慈禧太后。这样以男称来称